

中文老師都在教甚麼？

■ 殷培基

很喜歡關生（關夢南）提出的「教師起動」，這名稱改得很有動感，「起動」啊！喜愛文藝和文學創作的老師們要站起來、動起來，要做點事！為中文教育帶來動力，為文學藝術幹一番事業！

這也是我幾年前應關生之邀，一鼓作氣加盟，協助組稿出版《教師起動文藝月刊》的原因。而我確實深信，喜歡寫作的老師自會令同學喜歡文學閱讀，然後引發出想寫作的心底渴望。然而事實上，當中不存在必然關係，愛看書又有寫作的同學不必來自那位愛寫作的中文老師，他不一定會讀其師的作品。那麼，老師又如何推動他、鼓勵他呢？

答案是氣質。氣質騙不了人，在課堂上的講學，在課堂後的閒聊，在日常的閱讀佳作，在平時的出口成文。同學看在眼裏，受在心裏。



殷培基

古怪的人，喜歡黑色幽默。正職為中學副校長、中文科主任，多年擔任公共圖書館「微型小說工作坊」講者，歷任青年文學獎、大學文學獎等評審。著作逾二十本，包括奇幻荒誕短篇《魑魅人間》、《詭異人間》等；青少年文學《爆籃》系列、《武神少年》系列等；長篇小說《我要打 NBA》等。

唉！老師講學的時候照本宣科，這句怎麼讀，那字怎麼解，這篇主旨是，那篇的寫作手法是，全都在課本上有列點分析，都在段旨的列表中寫明了，老師照講出來後，就是功課和默書的安排，以及下次課後小測的日期。下課了，剛才老師在教甚麼？有哪一句哪一段值得思考呢？最深刻銘記的不過是功課繳交日期和要默書的日子。如遇不愛讀書的學生，恐怕連功課、默書和小測的安排都扔到小賣部那台汽水機旁的大型垃圾桶去了。

唉！文憑試指定篇章測驗和卷一閱讀理解功課，連同卷二命題作文的應試技巧功能包，外加實用文筆記，一下子堆成一個又一個放了鉛塊的笨重包裹，老師化身成速遞員，使命必達地送抵學生面前，即時拆開來，像新到空運抵達的貓山王似的，新鮮到來，就要趁新鮮吃！喂！果王又如何？我受不了那陣氣味！

答案還是氣質，氣質騙不了人。學生看在眼裏，老師都在看甚麼課外書？他多數會在課堂上細心分享。學生聽進耳中，老師不是照書直講，講李白的《月下獨酌》時，會講到人間的寂寞，探究古人之愁思，聊及生命中的知己難覓；講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，會連起杜甫的詩歌隔空絕唱，想想！蘇軾會怎樣安慰他倆？讀中文，讀《師說》，老師是韓愈所言的那種「只教句讀而不解惑」的老師嗎？讀中文，要讀得通，要解出其精義所在，要連結關於人性和人生的思考，帶學生見古人所見的天地眾生，聽大作家們所聽的笑話和哀音。老師的氣質，自然如繞樑三日的嫋嫋餘音，有韻地走來，走進學生的心坎。

那我們這幫中文人在教甚麼？別在我跟前裝清高，如空山禪寺中的高僧，你還不是按考試要求做人？還不是讀評卷準則多過文學作品？學生關心如何取分，你跟他風花雪月？校長「猝數」時你「射波」？講氣質？你講甚麼！

抱歉！答案還是氣質。氣質騙不了人。

氣質需要時間的「浸之力」（梁啟超先生的《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》），透過閱讀和寫作，提升個人修為的內蘊。讀通了，自然精進了，可以進一步思考如何在課堂上劃分時間，設計演繹的策略。如果把一節課堂的時間劃分得好，我會有時間分享閱讀心得，把講學的內容準備得好，我會有時間當上短短十數分鐘的嚮導，帶學生遊歷古今中外，再觀照眾人身處的現實，古為今用，神交古人，拜作家們為師，探進層層文本思想的核心。

氣質也需要空間的「擴之力」（殷培基先生自吹自擂老作），透過擴闊個人眼界和圈子，多與同儕交流分享，分享設計過的課堂？策動過的教學活動？或個人的閱讀？假期的遊歷？寫過的作品？又或去看了哪套電影或話劇？逛了哪個展覽？甚至，吃了哪種美食？光顧了哪間食肆？總之人生百態，草根一點、潮一點也不緊要，文青不在於裝扮，重點在於思想觸碰和交流，讀別人的生活，豐富個人閱歷和洞察力，自然又培養出一種富有魅力的獨有氣質。倘若如此，把這些結合到講學內容之中，學生聽你的課，肯定過癮無比。

到底了，中文老師都在教甚麼？前陣子跟我的友好老師聊天，我說：「中文老師教學生如何考試，卷一讀甚麼考甚麼操甚麼，卷二寫甚麼，全都清清楚楚，是必然又無可避免的教學工作（要出糧和老細猝數）。但中文老師除了教這些以外，讓同學感受到你獨特的文人氣質，享受上你的中文課，非關考試，也能在往後的人生中，記得你講讀過的課文、分享過的作品、銘記過你的說話，甚至因上過你的課，受你的影響，使他在畢業以後，踏進社會工作以後，仍然喜歡閱讀、喜歡文學、喜歡閒時寫一下生活感受的文章，或者因著你，說想發夢當作家，且往後真的成為作家。那末，我們中文老師都在教甚麼？不言而喻，無量功德。」